

高长梅 尹利华 主编

读·品·悟®

青春的迷说

90后

校园文学精品选

XIAO YUAN WEN XUE JING PIN XUAN



一本没有页数的书

杨康明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青春的述说·90后校园文学精品选

高长梅 尹利华 主编

# 一本没有页数的书

杨康明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本没有页数的书/杨康明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3  
(青春的述说: 90后校园文学精品选 / 高长梅, 尹利华主编)  
ISBN 978-7-5108-2769-3

I. ①—… II. ①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1896号

## 一本没有页数的书

---

作 者 杨康明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8  
字 数 123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769-3  
定 价 23.60元

---

# 前言

随着中小学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学校的校长、教师对校园文学与课程建设、学校文化建设紧密关系的认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识之士认为，校园文学对于学生完善自我、陶冶心灵、挖掘情商、启迪智慧，培养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具有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学校教育重要形式和载体的校园文学，在学校的课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占有了一席之地。

我们更欣喜地看到，许多学校在校园文学作品进入阅读教材、校园文学创作融入写作教学等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探索。他们认为，阅读教材中引进校园文学作品，使阅读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新颖，贴近学生的生活、思想和鉴赏兴趣。紧密联系校内外各种实践活动，创造契机，搭建平台，让学生适当进行课外的文学创作，使课内外写作结合，促进了写作教学改革。

正如《第三届全国校园文学研究高峰论坛宣言》所说的那样：校园文学走进课程，是语文学科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抓手，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语文教师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以及整个语文学科的改革发展。

这套 10 本校园文学作品集，作者都是 90 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情感，与现在的 90 后乃至 00 后读者是相通的。我们相信，这些作品会和这些读者产生共鸣，从而达到我们出版这套书的目的——为读者提供一套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接地气的作品。

# 目录

## 第一辑 寻找一根针

|          |     |
|----------|-----|
| 寻找一根针    | 002 |
| 爬水管的男人   | 005 |
| 我不能打喷嚏   | 007 |
| 一本没有页数的书 | 011 |

# 目录

## 第二辑 不知所谓

|         |     |
|---------|-----|
| 光照师     | 016 |
| 不知所谓    | 068 |
| 十二年后读大学 | 080 |
| 小女生阿菜   | 114 |



## 第一辑

### 寻找一根针

## 寻找一根针

哈里发王宫早已乱成一团。

阳光焦灼地跌落在石板上，烘烤着干燥的大地。王宫大院里，蛙蝉不鸣，鸟蝶低垂，河流不动，树木静止，小草也奄奄一息。两只乌鸦从海岸边的丛林飞到大院茂盛的棕榈树上，四只玻璃似的眼珠一转，跳上琉璃瓦瓴，落到不知名的天空一角。此时，每个皇室成员均是忧心忡忡，来来回回干干巴巴跺脚，愁苦都爬上了眉头。连仆人也急得四处狂奔，如同一群被捣窝的蜜蜂。仆人们从全国各地聚集而来，经过严格苛刻的重重选拔，由村长、乡长、镇长、市长、省长推荐，才有资格成为哈里发王宫的服务者。服务对象就是仆人们出去市街的谈资。他们的责任和荣耀与皇室息息相关，他们甘愿为主人奉献一切。所以，当哈里发国王痛心悲壮地呼喊“把王宫里最好的匠师给我找来”时，仆人们急得四处狂奔，如同一群被捣窝的蜜蜂。他们必须尽快找来最好的匠师。

事情是这样的：

今日清晨，弗里茨王子跟随剑道师在王宫后院练习剑术。剑道师奇奥特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说话的时候，嘴边总挂着微笑。而王子弗里茨作为哈里发皇室的唯一男性后代，备受家族宠爱。练剑过程，从八点到十点，九岁的王子一直不停，刻苦琢磨。剑道师看在眼里，心生怜惜，遂让其自由休息。休息的三十分钟里，奇奥特离开后院，来到书房阅读经文。与此同时，弗里茨也瞒着师傅来到编织房玩耍。然后，事故忽然发生——一根针掉进弗里茨王子的头发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编织房的女侍吓得手震气慑，赶紧向国王报告。报告作为紧急事件的措施，不无道理：第一，每根针价值连城。哈里发国王当初常年征战在外，攻下三座波斯城才获得三根针。这三根针来之不易，关乎哈里发王宫的编织经济命脉，不能轻易说消失就不见；第二，



顾及弗里茨王子的身体安危。这根针消失在王子的头发里，万一刺伤头皮，后果不堪设想。王子作为国家继承人，人命关天，万万不可马虎。

哈里发国王丢下手上的事务，立刻赶到事发现场。他痛心疾首的一声令下，王宫乱成一团。

王宫里最好的木匠、铁匠、锁匠、工程师、御医五人集合在一起，出谋划策。

木匠摸一下弗里茨王子的脸蛋，说：“亲爱的王子，你的恐惧以及担忧，我可以完完整整地感受到。如果那根针现在不是落在你的头发里，也就是说，在那根针还没落在你的头发里之前，我确实可以为你制造一个木头盔。你可以戴着它，防止那根针的肆意妄为，你就不会产生恐惧以及担忧。可惜现在事已发生，木头盔制造出来也毫无用武之地。我实在无能为力，深感抱歉。对不起，亲爱的王子。对不起，亲爱的国王。”木匠说完，退回人潮。

铁匠走上前来，对哈里发国王说：“亲爱的国王，你的痛惜以及不安，我感同身受。我愿意铸造一把大型磁伞，让下人时刻撑在王子头上。以磁伞的磁力，我相信不假时日，那根针肯定会被吸出来。”国王听完，喜色冒上脸盘。

锁匠也走上前来，对哈里发国王说：“亲爱的国王，我觉得铁匠的方法行不通。如果磁伞整日撑在王子头上，万一将头发磁化，一根一根树立在上面，岂不是很难看？届时就算找到那根针，王子的形象也毁了，国家的形象也毁了，那又有什么意义？我愿意发明一条万能钥匙，插入王子的鼻孔，将他的脑壳像锁一样打开。那时候，所有的头发都可以随意拔下来插上去，我就不相信找不到那根针。”国王听完，会意一笑，转身看一眼王子漂亮的褐色头发。

工程师见前面三人都踊跃积极，不甘落后，走上前来，对哈里发国王说：“亲爱的国王，我觉得锁匠的方法行不通。如果万能钥匙将王子的头壳打开，万一头发拔下来插不上，怎么办？届时就算找到那根针，王子的形象也同样毁了，国家的形象也同样毁了，那同样没有意义。我愿意修建一座高楼大厦，通往太阳。建成以后，将王子接到最高层，以太阳热辣辣的温度，我相信那根针一定会融化，变成一滴水落出来。”国王听完，点一点头，若有所思。

御医终于开口，对哈里发国王说：“亲爱的国王，我觉得工程师的方

法也行不通。您是圣明的人，您也知道，离太阳越近也就离地面越远，离地面越远意味空气越稀薄。王子在太空是没有氧气呼吸的，就算找到那根针，也丢了性命，不划算。”

国王听完，不知如何是好，眉头打结，仓促问道：“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亲爱的国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一名医生，只会医治病人。王子无病无痛，我爱莫能助。”御医说完，和所有匠师一样，退回人潮。

哈里发国王怒火攻心，右手大力一拍缝纫机，将众人疏散。他终于哭了，泪眼婆娑。他双手抚摸王子的头发。此时，王子沉醉在父亲强壮的臂弯里，早已入梦。

夜色降临，哈里发王宫沉寂得让人心慌。又有两只乌鸦从天边跃入，在海枣树上叼来叼去。叼到最后，将果子一甩，慌张飞起。没有人注意两只禽鸟的出没，也没有人预测一个兴盛王朝面临的命运。

午夜一过，弗里茨王子停止呼吸。御医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他用冰凉的双手将王子的穴位摸了个遍，说出死因：费尽心思寻找的那根针从头顶进入大脑，经过动脉，游离到心脏，深深一刺。

## 爬水管的男人

男人紧闭双唇，用力一吸气，摇摇欲坠的涕液立即缩回鼻腔。涕液瞬间充满整个鼻腔，散发出糜烂的气息。他想吞个口水，考虑到喉咙里黏稠的体液（他一直分不清是鼻涕还是浓痰），就此停止。

在这个寒冷的冬夜，男人必须去进行一项属于自己的任务，尽管他不知道何时可以完成。

男人左右手不停地交换，一直支撑身体的上升，因为使劲，青筋在手臂上暴起，仿佛文身一样突兀。萧瑟的寒风刮过他的身体，就像刀将面变成刀削面，身子任由寒风宰割。他的头发像铅笔似的一根根竖立，如果风再大点，没准会脱离头皮，随风飘走。那时候，因为连根拔起，头发根部自然带着红色肉团，旋即变得如同倒立的蒲公英。他的眼睛深邃异常，向上盯着楼顶，眼神中透露出渴望，这份渴望快速、酣畅、雄厚、磅礴，是拥有世界上一切神圣权力的渴望，是消灭宇宙间所有罪恶灵魂的渴望。因此，他的双眼明亮如闪电，光芒万丈，刷刷刷，在纵横林立的高楼大厦间扫射。男人身上的衣服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单薄，却也好，要知道，厚重的衣服对爬行不利。艺术的美好从来不需要复杂的衬托，战士的英勇从来不祈求累赘的拖沓，而男人的水管爬行之旅也不必有衣服的掺和。他的目的地是水管顶端，水管顶端是他的目标，那里有他的桃花源，他的理想国，他的乌托邦，他的挪亚方舟。

爬水管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很多年以前（因为爬上这条水管已经好几年，久有时日，男人早已记不清是多少年前），做出决定的那一刻，男人就心知肚明这趟行程不会一帆风顺。那时，他变卖所有家具宠物书籍收藏品，得到一笔丰厚的收入。他将收入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交给一位开农场的生活窘迫的远房亲戚，



而另一部分则用来付清拖欠了房东三个月之久的房租。出于礼貌，房东驾着私家车载着男人来到选定的水管处。房东不无担忧，双手搭上男人的肩膀，轻轻拍了两下。房东明白自己曾经的房客面临怎样的挑战，径自点燃一根雪茄，猛吸起来，随即也给男人递过一根。男人谢过房东的香烟，也谢过房东的送别。他轻盈地转身，脱掉松糕靴子，随手把它们捐给街头卖唱的流浪汉。他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甩几下胳膊，轻手轻脚地爬上了水管。

这么多年过去，男人依旧裸脚，它们光滑如初、轻松如初。关于他的裸脚，其实还有很多故事。

因为男人的双腿曾经走过世俗的道路，踏过红尘的铁轨，脚上沾满石沙，它们或大或小，或锐或钝，当裸脚配合双手向上爬时，石沙经受不住风化与重力吸引，纷纷坠落。飘落的泥沙形态各异五颜六色，有的盖在老树的叶子上，有的贴在面包店的橱窗上，有的浮在中心广场的水池中，而更多的则是弥漫于城市间，如同亘古不变的大雾。泥沙量之多，着实吓住了安于现状未经世事的居民。健康可不能开玩笑，环境可不能开玩笑，生活也不能开玩笑，有什么比生命还重要？逐渐地，居民们开始颇有怨言，然后怨声载道：泥沙造成的环境污染实在太过恶劣了！但是居民们再清楚不过，这个时代孜身一人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爬水管的人已经极为罕见，我们何必再恶言相对？最终，经过会议表决，浮夸的怨言并没有进入男人的耳朵。相反，许多友善的居民还为男人提供适当的帮助，例如，临睡前的小女孩会挤好牙膏给他刷牙，做晚饭的家庭主妇会盛一碗玉米羹给他填肚子，修空调的师傅也会为水管装风扇给他驱寒……最让男人感动的是，人们在他经过自家阳台水管的前一天就会将水管洗刷得一千二净一尘不染，以备迎接这位伟大的客人。一切的温暖，让男人感受到宾至如归的安慰。

在这个寒冷的冬夜，男人必须去完成一项属于自己的任务，尽管他不知道何时可以完成。

他双手双脚攀着水管，一边爬一边回忆，回忆已经成为他任务的一部分，神圣而隐秘，就像一项由来已久的仪式。

男人孜孜不倦地回忆。

他的回忆充满居民的千依百顺，却也充斥着自己的磨难艰辛。他想起万圣节那天受到袭击的事情：一大群种族不明的苍蝇前仆后继缠绕而来，

不停地朝他身上吐口水。那一刻的他狼狈不堪，口水由少积多以排山倒海之势像河流覆盖鹅卵石一样包围他，他挥之不去，他侧脸躲避，他动弹不得，他乖巧如井中之蛙，他战栗如笼中之鸟，他静谧如槽中之马，他觉得自己会在下一秒消失得魂飞魄散。千钧一发，就在男人即将放弃爬水管之旅时，上帝导演至高无上的戏码：一位在阳台放烟花的老者烧好热水，给他洗了一个痛快澡。老者就这样解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

诸如此类受苦受累的事情发生过很多，男人萌发放弃的念头也不少，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一如既往。

我为什么要爬水管？男人一直在思索。偶尔疲惫到不行，他会回首向下望。楼下一群人抬着头仰望，姿态隽永凝固。

## 我不能打喷嚏

时间是上午八点零五分。火车开动前，我赶了上来。

几名旅客像滴进海绵的水，一下子就缩入车腔。车廊狭窄，人潮拥挤，声音喧哗。我站在队伍里，不知不觉地移动。立在车门口的女乘务员焦急万分，马不停蹄维持秩序，还时不时对新上车的老人小孩说：“欢迎乘坐本次列车。”她身穿职业装，看起来干净利索，头发染得金黄，用普通小橡圈随意扎在后脑勺。几颗汗珠在她粉红的脸蛋上逐渐成形，摇摇欲坠。她忙得不可开交，并没有意识到细密汗水的存在。我随人流一边走，一边用眼睛扫视环境。T8350次列车与其他列车没有任何区别，也与平日的T8350次列车没有任何区别。车门，厕所，洗漱间，配电房，开水房，座位。左

边的乘客看着左边的蓝天，右边的乘客望着右边的白云，彼此猜测心仪的座席是否比自己屁股下的座席舒服。

没花多长时间，我找到自己的位置，〇五车七十六号，坐下来。

我的鼻子轻微地一痒。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从月台钻进车厢，气流变化，温度变化，湿度变化，尘粒变化，气味变化，以上任何因素都可以直接导致鼻子的敏感。但我不能打喷嚏。

我绝对不能打喷嚏。因为我人生中前五次的喷嚏都是在无人山上打的，而第六次的喷嚏也必须在无人山上打。此次出行目的正是前往无人山，我总不能不忍，在半路就将喷嚏给解决吧？

匆匆忙忙，我站起来，双手紧捏鼻梁，张开嘴，大口呼吸。一呼一吸间，吞吐大动作，像池塘里呱呱的青蛙。我突如其来的举动想必也引来了关注。邻座的小女孩用关怀的眼神盯住我，问：“先生，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转过身，正面对着她，双手依旧没有改变姿势，答：“噢不，亲爱的，谢谢你的关心，我好得不得了。”

“那就好。”小女孩蔫蔫一说，脸上却写着：鬼才相信。

小女孩的鼻子真可爱，如同田野里生长旺盛的草莓。如此可爱的鼻子，应该不会不能打喷嚏。我在心里默默肯定，对她越发喜欢。

待鼻子不痒，呼吸也顺畅后，我再次坐下来。小女孩欠欠身子，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她没有抬头，很认真在阅读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她的神情自若，恬静安详，温暖的光线散在她身上，像一只贝壳在海边懒洋洋晒太阳。我不忍心打搅，尽管我可以与她讨论一下弗雷德里克写的一部叫《一部法国小说》的法国小说。

这时，刚才见面的女乘务员过来给我的咖啡续杯。我报以微笑，说声：“谢谢。”小女孩忽然放下手上的书，催道：“也给我添一杯吧。”乘务员同样报以微笑。然后小女孩站起来，将桌子上的玻璃杯递过去，屁股一扭，展现在我眼前。

我吓得目瞪口呆。

小女孩屁股后面拖着一条尾巴！

其实，众多小女孩屁股后面的尾巴多种多样，我见识的也数不胜数。她们长着狐狸尾巴，有鲸鱼尾巴，有野猪尾巴，甚至有响尾蛇尾巴，无论

走到哪里，总是傲慢又高调。但她们的尾巴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唯独这位小女孩的尾巴让我惊呆了。准确地说，小女孩的尾巴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尾巴，这只是一棵树，一棵小松树。小松树怎么会从小女孩的屁股上长出来？我满怀好奇，不敢开口。

小女孩端着咖啡，小心翼翼坐定。她似乎察觉出我的异常，嘬一口咖啡，说：“怎么？没见过松树尾巴？”她的语气没有丝毫严肃，只有何足挂齿的戏谑。

我完全没有开玩笑的心思，说：“没见过。”

她哈哈大笑，接着说：“岂不是让你开了眼界！”

事实上，她说得没错，我确实开了眼界。开了眼界的人一般唯唯诺诺，不知如何开口。我在慌张中抿一下咖啡，见她似乎接下来不再具有阅读那本《过于喧嚣的孤独》的兴趣，便好奇地问道：“怎么长出来的？”

以下就是故事时间。她说，她小时候没什么玩伴，只好与同院的松鼠游乐世界。有一次不小心吞下松果核，因为害怕父母的责备，没胆子和他们诉说。想不到两年过去，松果核在她体内生根发芽，长出一棵小松树来。另外，由于乱砍滥伐触犯了国家法律，松树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生长。再后来，她也慢慢接受尾巴的存在。有一条松树尾巴没什么不好的，空闲的时候可以松松土、浇浇水、施施肥、抓抓小虫子。

她讲的时候眉飞色舞，红润爬上脸颊。

我唏嘘不已，为小女孩的际遇惋惜。不过看她无忧无虑的表现，事情其实也不像我想象的悲哀。她是一个有缺陷的人，而我又何尝不是？我不能在别人面前打喷嚏，我也是一个有缺陷的人。

我抚摸着小女孩的尾巴。树叶既温和（应该是小姑娘的体温）又柔顺，好像宠物身上贵重的毛发。显然，她被我咯吱到了，脸红起来，不好意思地笑呵呵。松树虽然是植物，但植物从身体里长出来就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试着接受身体的每一部分，有的可以接受得很好，有的则无法接受。于小女孩而言，她是我见过的人里面做得最好的！

我用赞赏的眼光再次衡量她，钦佩不已。

她明白我的意思，回望一眼，依然是快乐无忧的笑容。

小女孩和我再度开口交流，是在火车进站一起下车的时候。想不到她

也是无人山站的旅客。从A城到无人山，一小时二十五分；从无人山到A城，同样一小时二十五分。现在是上午九点半，由无人山开往A城的唯一一趟T8349次列车在上午十点半开出，也就是说，我仅仅有一个钟头的时间爬上无人山，打一个喷嚏，然后回到火车站，回到A城。任务艰巨，时间紧迫。

我和小女孩爽朗道别，有缘自会相见。

日头升得更高，阳光愈加猛烈。我灌下一瓶车站自动售卖机里的可乐，向无人山顶端进发。道路险恶，野草丛生，还好有大树投下的阴影给予我一丝凉意。蟋蟀、螳螂、蝴蝶、瓢虫、天牛、蚯蚓、蜻蜓、蚱蜢纷纷围住我，询问爬行的目的。我实在害怕，闭口不谈。它们说，城市里有个爬水管的男人，一直爬一直爬，几年过去也没停过，问我是不是同样如此。我真的害怕，闭口不谈。

哪有男人以爬水管为目的？哪有事情荒诞到如此地步？不足为信！接着爬。

过程辛苦，结果甜美。与所有书籍上的励志故事一样，我终于来到无人山顶端，我终于可以进行人生中的第六次打喷嚏行为。

我的鼻子再也安分不了了。它蠢蠢欲动，如坐针毡，狂躁不安；它被小溪流过，被小蛇爬过，被小鹿撞过；它什么也顾不上，顾不上什么，什么也不顾上。千钧一发之际，声乐齐鸣，万马奔腾，山雨欲来风满楼。

“哈啾——”一声喷嚏响彻云霄。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跟声寻人，竟然发现在火车上碰面的小女孩！为什么她要爬上无人山打喷嚏？难道她也是不能打喷嚏的人？

我不再上前询问，落荒而逃。